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十一回 小猴變虎邪道侵真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

青州府太守，姓王名良，廉吏也。嚴而有惠，士民敬之如神，愛之若父，後升杭州臬司殉難者。是年二月不雨，至於五月，百穀不能播種。每自禱於天曰：「吏之罪也，於民何尤？」其如天不祐善，日旱一日，乃自捐俸銀二百，發告示於四門張掛，募術士禱雨。眾百姓皆謂賢侯捐俸，無以養廉，遂共攢湊銀六百，當堂稟請王公曰：「事為地方之事，銀亦地方之銀，願毋費我公！」於是益都令亦捐銀二百。王公遂添注告示後面：「不論何人，但能祈得甘霖者，酬以千金，銀現貯庫。」

東門上就有一美婦人，向前逕揭告示。守門人役笑容問曰：「會祈雨麼？想是何仙姑下降了？」眾百姓走來圍住嚷道：「不是當要的事，祈得來賞千金，祈不來要問個罪名哩！」那女子說：「列位聽著，我柳非煙，奉蒲台縣太陰金仙唐差來送雨的！」

眾人道：「可是濟南府顯神通的麼？」柳煙道：「再有誰呢？」

一人就拉個牲口，請柳煙騎了，大家擁到府門前。

只見南關百姓，喘吁吁的奔來，說：「有一位祈雨法師來了。」眾人看時，卻有一個道士，面方而黑，睛大而黃，搖搖擺擺而來。東關百姓道：「雨已有人送到，不勞祈了！」道士嚷道：「你們這班愚民，該受旱災！把個雷霆雨澤當做兒戲，豈不可笑！」眾人再要分說，衙內傳出道：「太老爺坐二堂了，吩咐把揭榜的請進去。」道士大步向前。柳煙默念真言，將身一縱，已先立在王公面前，將告示繳上道：「蒲台縣太陰金仙唐，差小侍妾送雨。」王公道：「雨在何處？」杉煙道：「主母說隨到隨有，但恐主事者不肯誠信，所以先遣報聞。」那道士已走上前，打下一恭道：「貧道從崑崙山來，雲遊過此，見天時亢旱，願發慈心，於三日內祈一壇甘雨，以救生靈。」柳煙道：「太老爺聽稟：風雲雷雨，在王母掌中，舒則就有，收則便無，不消頃刻。一切建壇供神，書符作法，總不必用。」道士大聲道：「此妖言也！行雨須奉上帝敕旨，點數也多少不得。涇河龍王與李淳風賭賽，多下了寸許，遂致老龍頭從半空砍下。貧道一日書符寫表，一日伏壇上奏，一日龍王受敕行雨。即使洞賓自來，斷不能再速於此！」太守聽他說話也覺近理，獨是聞得濟南異事，人皆稱蒲台有個活菩薩，不由不信。乃出大堂，問眾百姓道：「祈雨是地方公事，你們輿論心服何人？可從公說來。」兩行百姓及衙門人等，都齊聲說：「願請蒲台縣佛母。」

王公就令東房發個官衙帖，差馬快去請。柳煙道：「不消公差，待小婢子持帖去，刻下就到。」王公依允，東房將帖交與柳煙。

自出衙門，作神行法去了。

道士又稟王公道：「貧道久聞得蒲台有個妖狐，化作婦人，遍傳邪教，惑亂庶民。竟敢白日劫了濟南府庫，壞了朝廷命官，搶了營伍軍器。謀為不軌，其兆已見。貧道替天行道，稟明太爺，遣召神將擒來，解獻京師，以消國家隱禍！太老爺現為山左方伯，豈不慮及於此？」王公見說出一片理來，心上一想：那姓唐的是個妖邪，神將必然擒之；若是神仙，誰敢擒他？遂令道士：「速召神將來本府看。」那道士心懷不善，初時見柳煙將身一縱，先入穿堂，猜他是個狐精，早已暗畫靈符，著功曹去召平素練熟的心將畢天君到來，要當太守前斬之。今見柳煙去了，料他所稱主母，是老狐無疑，正要擒賊先擒王。遂又手畫符敕，念動真言，催取速至。只聽得呼呼的一陣風響，畢天君早到。道士躬請現身，天君在雲端略露真形，眾皆錯愕，王公亦站起來。天君道：「有何法旨？」道士厲聲道：「可速斬蒲台縣姓唐的妖婦首級來報！」王公要請活的，天君已是去了，只得由他，遂賜道士坐坐甬道邊。

道士正在得意，指手畫腳，曉諭眾人，忽一朵彩雲從空而下，有金甲神喝道：「雷霆法主太陰君駕到！」王公站起看時，半空中一片三素雲，雲中有一位素服道妝，勝似嫦娥，右邊就是柳煙，左邊又有一位道姑。柳煙道：「神將速取交椅來！」說未畢，早已有。月君冉冉而下，向北坐定，問：「何方道士，多大本領，敢遣畢天君來問我侍女？」我已送至煞真人處查勘去了。太守公係廉官，小仙發心送雨，以救黎民，何以聽此賊道阻撓？」王公道：「道家術數玄微，本府不知深淺。各顯個神通，勝的便請祈雨，何如？」道士揜袖向前道：「毋得胡言！敢吞刀劍麼？」月君道：「先吞與我看！」道士大叫：「速取刀劍來！」有一書吏稟道：「庫中向貯一古劍，有百年了。傳說是白蓮道人之物，而今夜間放出光來，想該是他比試時候。」王公遂命取來，遞與道士。道士握著劍道：「萬目看著！」我不是些小的法術！」遂把劍尖放入口內，一才爽一才爽的，只管插入喉去，霎時間，連劍的把柄都沒有了。眾人喝一聲彩道：「也是個真神仙！」月君運動神光一看，原來是隱形法，那劍仍在手中。月君假意說：「怎麼劍盤兒也吞下去了？」道士厲聲道：「不吞劍盤，怎算得神通？」月君道：「不信！」命鮑姑看道士喉中有劍盤沒有。道士大張口道：「請看！」鮑姑乘其不備，劈手將劍掣去，遞與月君道：「劍在此！」眾人大嘩，說：「是個哄人的假法兒！」月君道：「原來是江湖上弄戲法的。」

道士嚷道：「你也照樣吞個我看。吞得來，就你我不輸。」月君用出玄女手段來，將劍一拗兩截，嘩嘩剝剝屈個粉碎，放在口內，激栗剝喇嚼得細細的，兩三口都吞下丹田去了。眾人齊聲道：「這才是真正活菩薩！」太守贊一句道：「鳩摩羅什所不及！」

道士大怒，心下想道：「不用法寶，結果他不得。」腰間解下個小合盤葫蘆來，托在掌中，道：「你既有神通，可知道葫蘆內是何物？猜著了算我輸！」月君注神一看，道：「是個小猴兒。」只應聲「真個是」，已將葫蘆一傾，跳出個囊大的小猴兒，霍地變成一隻斑斕猛虎，竟向月君撲來。月君把手一指，那虎退了數步。吐出劍氣，在虎身上一拂，鮮血冒起，分為兩截。

虎已死於階畔。那時眾人嚇跑了，重新立住，都說：「道士是妖法，不要睬他！」道士大呼道：「我法是西方佛祖授的，列位不要謊，看我此刻就求雨來，然後再與他鬥法，有本事不要逃走！」月君說：「孽道！讓你先祈雨，祈不來，然後我祈何如？」

太守道：「此言甚公。本府只以祈得雨的謝他。」

那道士眼熟的是一千白物，就把個最惡毒的咒龍法施將出來，喃喃吶吶的，咒得東洋內大小龍子龍孫、水族靈怪，個個頭疼身灼，翻波湧浪的，要向那咒的所在行雨。時曼陀尼正在半空中遙望，恐有什麼神將來助道士的，好預為攔阻。忽見東海波濤湧沸，像有龍神出來的光景，把雲頭一縱，直到海面，見老龍在那裡說：「是誰行此惡法害我們哩？」曼尼喝道：「老龍！你想要行雨麼？」龍君道：「仙師何來？不知什麼人在那裡行咒龍法，如今海水都熱起來，如何安得身呢？」曼尼道：「不妨，我與你解之。」口內吐出一物，如小梅葉，迎風一幌，是柄蒲葵扇，連扇兩扇，諸龍透骨清涼，海水晏然。曼尼說與老龍：「太陰君與道士鬥法，連勝了他。故此咒你要雨哩！」龍君道：「早是仙師降臨！若去行雨，上犯天律；若不行雨，合門咒殺。深感活命之恩！」曼尼就回變了形相，雜在人眾中喝道：「那道士祈不來雨了，請這位活菩薩降下甘霖罷！」眾人齊聲一和，急得道士心跳神暴，越念越不靈驗了。

鮑姑聽得背後是曼尼聲音，掉轉頭來認時，見一衙役說：「是咒龍法。」鮑姑想：「好變化！連我都瞞過了。」那時，月君已聞得二師言語。只見太守站起來道：「雲華沒點，焉得有雨？請教女真人罷！」月君想，三笈天書並無咒龍法，因啟上太守道：「他念咒龍訣，是最惡的邪術，激怒了龍王，山谷皆崩，城池盡陷，此地都成大壑。所以我把龍神收在掌中。」叫「取碗清水來！」月君手內放出赤白絨絲，各二寸許，投於水內。道士也走來看，月君大喝：「神將為我縛住妖道，不許容他逃走！」空中就有金甲神人，將虎筋纏控道士於碑亭柱上。

太守觀看，碗內絨絲，生出兩角二睛，金鱗五爪，舒卷盤攪，躍躍欲飛。月君連碗拋向空中，烏雲黑霧，蔽天而起。鮑、曼二師攝取神廟大鼓，半空播動，驟雨如傾，狂風欲倒。月君坐在丹墀，無半點雨絲著身，把個道士打得如落湯雞一般。那時百姓亦苦無躲處，月君吩咐神將：「百姓灌了冷雨，恐害傷寒，公衙以內不必下雨，其外凡屬青州地面，務須盡行沾足！」不兩個時辰，早已河平池滿，行潦亦有尺許。眾百姓都說雨夠了，方漸漸止下細點。

月君到台基上，南向坐著，叫柳煙牽過道士來勘問。道士幾次念解縛神咒，愈念愈緊，法術已窮，又羞又忿，嘵嘵強辯道：「你屈劍吞鐵也是遮眼法，赤絲變龍也是邪術，哄不得我！」

月君道：「誠然！」就口裡吐出一九，落在手中，忽地伸長，卻就是這口古劍，遞與柳煙，令將道士腰斬。道士慌了，嚷道：「我不曾與你賭斬，為何害我性命？」月君道：「你有斬罪三：我與你並未見面，就召畢天君來斬我，律當反坐，罪一；你用幻術變虎來撲我，比照畜物蠱毒殺人律，罪二；又用咒籠法，要陷害青郡生靈，應照攻陷城池條例，罪三。」道士啞口無言。

王公令門子跪請道：「這賊道固然死有餘辜，但天地之大，何物不容？求真人姑恕之！」王公又緩言道：「本府非為邪道求情，譬之如來不滅魔教，亦慈悲也。」月君道：「太守公說，焉得不從？但活罪饒不得。」太守叫皂隸取大板來，痛責三十。道士有熬刑之訣，竟不傷損。月君道：「你係何方孽道，姓甚名誰？」

從直供來！一字虛謬，我之神劍無情，照依死虎榜樣！」道士只得實說：「我叫奎真。」向來他自稱「奎真人」，今在月君面前，不敢說出「人」字，竟以二字為名。「原籍燕山。在高麗國學法於胡僧，渡海到此。有眼不識泰山，幸看同道二字。」月君道：「敢說個同道，越不可饒！」道士只得叩頭服罪。太守又為請解，月君始允。道士抱頭鼠竄而去。

月君站起向太守道：「小仙亦別過了。」太守急命在庫中取千金來。月君笑道：「是何異於許由不受堯讓天下，逃之逆旅，館人謂其竊冠者耶？」太守道：「係百姓誠敬之心，不得不為表白耳。」月君與鮑師等皆凌雲而起，太守打恭致謝，眾人皆俯伏在地，遙見雲光東逝。要知道：運會未臨，且斂神州戡亂手；鄰封有請，更施中國救災心。下回便有端的，試請看去。